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16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上江考棚几片小店

□南京杨清生

上江考棚,老门东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巷,南接新民坊,北连剪刀巷。明清年代,安徽参加科举的莘莘学子,集中在这里科考、食宿,因此这条街巷叫作上江考棚。

早年,我家住三条营,走出巷口,就站在上江考棚街面了。再前行百步,可抵大、小荷花巷、大井巷,直达热热闹闹的腐福街。

若从三条营外口,向南拐转弯,一眼见到边营小学。上学放学路上学生你追我跑、哄哄闹闹,生机盎然。

上江考棚仅有四五片小店:豆腐店、剃头店、茶水炉、杂货店,集中在与三条营交会地,过路的人多,生意好做。

三条营巷口,有片烧饼油条店,正对上江考棚,破墙开扇窗口,一下子变成上江考棚烧饼店,更方便早上爱嚼油条,下昼(下午茶)喜欢吃酥烧饼的邻里路人。

从破墙开出的这扇窗边,南移十几米,有扇小木门,蜗居着卖蒸儿糕的胡大爷,一副破旧的竹担常年放在门边。有天家中没有烫饭,妈妈给我两分钱买蒸儿糕当早饭。我想省一块蒸儿糕的钱买铅笔,胡大爷见我付钱时有些犹豫,等冒着热气的蒸儿糕出模后,他特意抬脸瞥我一眼,什么也没说,顺手又加了一勺白糖芝麻馅子,添在糕里,用湿纱布把糕压扁后递给我。我愣了下,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谢谢”,转身缓缓地离开了……这添加的一勺白糖芝麻馅,至今还在我嘴里留着它的香甜。

蒸儿糕担子斜对面,是吴家杂货店,门面较大,店堂内外也宽敞。橱柜里有针线纽扣、歪歪油雪花膏、铅笔簿本和烟酒油盐。柜台上木框里盛着虎爪形糕点金刚脐,芝麻麻香的蛤蟆酥,金黄的小麻花,撒着桂花的红白两色的马蹄糕,又甜又糯,令人垂涎。

刚出油锅,拳头大的油球,皮脆芯糯,豆沙或枣泥馅子一大团,价廉物美又抵饿,买的人挤挤杠杠很多。店堂里只有一个售货员,姓庄,五十多岁,瘦瘦的,脸只有巴掌大,一双眼睛很鬼灵。柜台外面顾客怎么喊他,全当耳旁风。你再着急,他依旧旁若无人,慢慢悠悠地用竹镊子夹着油球,给物收钱。

马家豆腐店紧挨杂货店,门面小,店堂光

一直想去金华,因为骆宾王的《鹅》,因为小学课本上叶圣陶的《双龙洞》,也因为金华火腿、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横店出产的影视剧……但遗憾的是,好多次都是擦肩而过,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去了一趟,更加感觉这个地方奇特又有趣。

金华是一个地级市,但很多人知道义乌,却不知道义乌属于金华;不少人知道东阳木雕、永康五金、武义扑克、磐安药材、浦江水晶,却不知道它们都属于金华;无数人知道横店,却不知道横店只是金华所辖的东阳下面的一个镇。

看到义乌发展的神奇故事传遍大江南北,看到义乌和横店的影响和魅力持续扩大,一度替县级的义乌打抱不平。但到了金华,了解了金华的历史,看到了金华各个县市甚至镇的发展便释怀了。

与北方很多地方行政区划内动辄历史上有无数个郡州故地甚至诸侯国都相比,作为百越人的故地,金华开发的历史确实晚了很多。

金华这块土地第一次出现可考的县的建制,已经到了秦始皇时期。在秦国已经灭了楚国、完全统一中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金华境内才出现一个叫乌伤县的县级机构。这个机构隶在先设于苏州后改设在绍兴的会稽郡领导下,单独管辖今天的金华地域4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的公元192年,乌伤县内的西南地域才又分出一个叫长山的县级机构,再过50来年,到了东吴时的公元245年乌伤南境又分出了一个永康县。乌伤就是现在的义乌,长山就是现在的金华市区。在永康县设置后不久,也就是公元266年,金华境内第一次设置了东阳郡这个高于县的政区机构。东阳郡驻地不在义乌,不在今天的东阳,而在长山,也就是现在的金华市区。

这个东阳郡,作为高于县的建制,始建于东吴,到了南朝陈时的562年更名为金华郡,隋朝时的593年开始改名婺州,此后多次在东阳郡和婺州之间更名,直到唐朝的758年这里的称呼开始固定为婺州,并且贯穿晚唐和吴越时期以及后面的宋、元。及至朱元璋

线不足,路过店门能闻到屋内飘出来的黄浆味淡淡的。穷人家的口头禅“青菜豆腐保平安”。豆腐是我家饭桌上的“常客”。儿时,妈妈让我去马家买豆腐,总叮嘱:“买两块带边的。”一板豆腐制作出来,边沿的豆腐有凸出来的一条宽边,性价比高,卖得快。我是马家老客,每次去买豆腐,大婶都会从桌肚里拿两块带边的给我。几十年后,她女婿成了我的同事,两人闲聊时,说到儿时买豆腐这事,都会哈哈一笑。

豆腐店街对面,甘家剃头店,两扇绿色镶着玻璃的大门,终日半开着,店里两张转椅,一张甘大叔剃头用,另一张让排队的顾客坐。店里有个十五六岁男孩学徒打杂,是甘大叔乡下亲戚。

那时,师傅剃头十分认真,头剃完,一把滚烫的白毛巾捂脸上分把钟,然后再刮脸剃胡须,再捏肩拍背,走出店门,人觉特别神清气爽。小孩剃头没这种享受,落在身上碎头发还刺痒难耐,所以怕剃头。我喜欢甘大叔是他治骨头脱臼的本领高。儿时,与大人拽着手膀嬉戏时,或搬东西不慎,肩关节脱臼了,疼得哭叫不息。父亲赶忙把我抱到甘大叔身边,甘大叔一边跟父亲说着笑着,一边抓着我的小臂膀抖了抖,只听“咔”一声:“好了!”这声音极轻微也极清晰。有些大人说笑话,小孩吃东西,把下巴弄脱臼了,也都来找甘大叔。他也不收钱,只当做善事,人缘极好。远处几条街巷的人,都特意来找他剃头,生意自然兴旺。

豆腐店隔壁,是片四五平方米的裁缝店。我进过店里一次。那年过十岁,妈妈在家门口通过邻里众筹互助,给我做了件三个衣兜的蓝色学生装,量尺寸时,妈妈特意让裁缝师傅放大些尺码,记得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

上江考棚仅有的几片小店都开在中段,街巷前后两段安安静静,有些冷僻。

街边小店对左邻右舍、行人车辆很重要,它标志着烟火人气。如今我老了,不会在网上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担心到手就后悔,退货又烦人,还是逛路边店令人称心如意。

1360年左右占领这里后,才将这里高于县的政区正式定名为金华府,清朝时期的这块地方延续明朝的称呼和疆域。

金华这块地方,无论是叫东阳郡还是叫婺州抑或叫金华府,其首府都在现在的婺城区。

设在今日义乌境内的乌伤县管辖过今天的金华全域,但它只是一个县的身份,而且只有四百余年,并且是两千年前。在其之后的一千八百年,义乌都在设于今日金华市区的二级政区管辖,这个政区叫过婺州、金华府,还叫过东阳郡。这个二级政区还曾多次管辖过西面的衢州。这是义乌、横店等地跳不过的历史,也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翻开地图,不仅金华是浙江的地域中心,而且金华市区也是金衢盆地的中心,金华主城区的西南侧是衢州,东北侧是义乌、东阳。源自磐安、流经义乌的东阳江与起源永康的武义江在婺城区汇合成金华江,金华江继续向前在兰溪与从衢州过来的衢江汇合成兰江,向北注入富春江,奔向大海。

今天的地级市辖区延续历史上的二级政区在1300多年内基本没变的格局,600多年名称未变的事实,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

尽管长期在一个行政区内,金华各县在方言和食物上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金衢地域特色猪头两头乌和金华火腿外,有很多食物在这个县很流行,到了另外一个县却不多见,这也是让人不解的。比如,婺城的金华蹄骨煲、金华酥饼,金东的馒头扣肉,汤溪的烂菘菜滚豆腐,义乌的东河肉饼、佛堂白切羊肉,东阳的干祥羊肉、杨梅棵、东阳素面,永康的肉麦饼、方山柿,浦江的牛清汤、浦江麦饼,武义的豆腐圆、宣平卷饼,兰溪的特色早餐、鸡子饊、麻糍,磐安的饺饼筒等等。尤其是东阳,不仅有一种独特的、不可思议的童子尿蛋这个食物,还有对婚姻的特别理解,据说他们把领了结婚证没生孩子的结婚叫作订婚,待生了孩子之后再办的酒席才叫结婚。据说这个食物和这个习俗也只局限于东阳县域内。

金华这个地方的确让人赞叹、好奇。

## 绣球花开午朝门

南京的木绣球,一直没有集中的大本营,总是分散而居。如明孝陵景区、南京总统府景区、玄武湖公园、中山植物园、后宰门城墙下,以及一些居民小区等,虽然花开时极为惊艳,终究没有成片成片的花海引人注目。

南京挹江门外,有座面积近十公顷的大公园,名曰“绣球公园”。我曾望文生义地想,既然称名“绣球公园”,公园里木本与草本两种绣球花都一定很多。为此,我慕名前往专门看绣球花。实地一看,公园里确实有一些绣球树,但植株不够粗壮,数量远比想象中少得多。如果说绣球公园因绣球花而得名,真的名不副实。好在绣球公园的得名,不是因为公园里遍植绣球花,而是公园里有座系狮子山余脉的小山冈,叫绣球山。绣球山独兀于狮子山南,一大一小两山比邻成“狮子盘绣球”之势。

南京有两处的木绣球虽然不多,却极有魅力,近年来成为每年春天爱花人的打卡胜地,一处是午朝门公园,一处是清凉山公园的崇正书院。

春分这天的上午,我专程由城东去崇正书院访木绣球,不过当时书院尚在维修没有开放(编者注:4月1日已经开放),遗憾未能得见真颜。沿着书院前的石阶,我下到清凉山公园大门里侧,漫无目的地朝“法眼祖庭”走去,猛一抬头,我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来了就好”。我一下子怔住了。这块碑仿佛是为了劝慰我而雕刻的一般。是啊,来了就好。我来过,隔着高高的围墙,我与绣球进行了交流,这一过程挺美好,是否看到,也许真的不重要。

午朝门本名午门,是明朝时南京故宫的正南门,高高的城门墙是明故宫唯一的实物遗存。午朝门公园是明故宫遗址的一部分,园内集中收藏着明朝皇宫的石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园里平时游客不多,大多是一些本地市民在里面悠闲漫步、舞剑健身。我居住在公园旁边的小区,时常去公园散步,对那开在六百年前残垣断壁间的木绣球,再熟悉不过了。每逢木绣球盛开时,公园里总是游人如织,许多游客及摄影师的长枪短炮瞄着如雪似玉的朵朵白玉团,定格春天的美好。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在南京赏木绣球,午朝门公园绝对是顶流之地。

与樱花在某一个春日呼啦啦一下子突然盛放不同,木绣球花的绽放经历了一个堪称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数九寒冬,木绣球的花蕾便开始孕育,有极少数耐不住性子的花蕾,甚至会如勇敢的尖兵顶着严寒迎冬绽放。木绣球的花蕾是在枝丫顶端孕育的,不是一朵一朵,而是一团一团的,每一团有几十上百个花苞。木绣球花叶同生,花蕾初呈绿色,开后渐渐变白。花开时节,如同一棵树的每一个枝条顶着一颗洁白的花球,诚如明代诗人谢榛的诗云“一蒂千花白玉团”,是名副其实的花团锦簇。

午朝门公园的八株木绣球,在“奉天门遗址石刻园”的北半侧呈东西一字排列,带着历史沧桑、有些残破的石构件静静地躺在它们的脚下。然而,这些石构件却不能给绣球树提供任何滋养,因此,这些绣球树的生存条件并不理想,养护难度较大。不过,园林工人会进行补种。由此,八株木绣球的树龄、大小并不相同,从西向东数,第一、六棵树株最大,花开最旺。仲春时节,绣球花附着在枝头,从一朵朵到一团团,从嫩绿到雪白,在枝头追逐着春天。绽放在六百多年前石刻间的鲜花,带着别处难寻的沧桑气韵,与庄严肃穆的古建筑构件相辉映,别具一番风情。

开在历史缝隙里的午朝门公园木绣球,年复一年用胜雪的花朵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驻足花前,我不仅是在欣赏一树一树花朵的美丽,更是在感受时光的流转、世事的沧桑。花落的有期与石头的永恒,也许正是午朝门公园木绣球的魅力所在。

初春的窗外,阳光正好。几天没下楼了,我决定出门到公园散散步。到了公园,吹着带点暖意的春风,整个人心情舒畅。虽然左腿关节疼,走路有点摇摇晃晃,我还是坚持绕着公园走了一圈。

正走着,看见一萌娃在我前面跌跌撞撞地学步,妈妈要拉她的手,萌娃几次都甩开,坚持自己朝前走,走不了几步就跌倒了,妈妈要去扶她,萌娃还是甩开,自己爬起来又向前跌跌撞撞地走。当我走过萌娃时,友好地向她招招手,萌娃不但冲我笑笑,还懂事地向我招招手,我心情好极了。从她只有4颗牙来看,萌娃应该还不足一周岁。这时,年轻的妈妈说,她才11个月,“从她会走路,就再也不让我拉她的手,每次跌倒都不让扶,要自己爬起来。”

多么坚强的孩子,我边走边想,你每坚强地迈出一小步,都是人生的一大步,你每次跌倒自己爬起来,都是一次成功。你现在走路虽然还是跌跌撞撞,但你的前途是光明的。等天气转暖,脱掉棉衣,你定会走得更流畅,走得更坚强。想到我自己,因左腿关节磨损,走起路来总是左右摇晃,实在难看,但我想生活本就是要活出自己,不必在意别人的想法。

对于我这奔九十的人来说,能自己出来走走,就是胜利,像萌娃跌倒自己爬起来一样。我虽然回家要上4层楼,对于腿脚不好的人来说确实是挑战,但我每上一个台阶就是一次胜利,一次成功,我这样摇摇晃晃走着走下去,等天暖和了,也会像萌娃一样,走得更稳。老年人能自理的,就尽量不找子女的麻烦,萌娃是我的老师,让我们跌跌撞撞和摇摇晃晃共同努力下去,活出自己的精彩,走好属于自己的路。

## 奇特有味的金华

□北京龚海洋